我爱清华园

——草木葳蕤处，皆是大文章

○杨宜勇（1980级机械）

世间学府万千，能令人一见倾心、再顾忘返者，必是那些既有形胜之美，又得人文之盛的所在。我的母校清华园便是如此。它不独以学问名世，更以风物动人。一草一木，皆蕴天地灵气；一砖一瓦，尽藏岁月沧桑；而往来其间的人，则使这座园子有了血肉，有了呼吸，有了生生不息的精神气象。

每当我漫步园中，总觉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在诉说故事。紫荆花开时，仿佛能听见书声琅琅；荷塘月色里，依稀可见先贤背影；老图书馆的铜门开合间，百年书香扑面而来；大礼堂的穹顶下，“自强不息”的誓言仍在回荡。这便是清华园的魅力——它不仅是求学的殿堂，更是心灵的故乡。

在这里，草木会说话，建筑会思考，师友会指引，精神会传承。让我们循着四季的脚步，细细品味这座百年学府的独特韵味。



清华学子骑车经过校园里的银杏落叶金毯

一、草木清华，四时皆景

清华园的草木，是有灵性的。春日里，工字厅前的紫荆花开得最是烂漫。一树树紫荆竞相绽放，远望如烟霞浮动，近观则见蝶形花瓣在风中轻颤。常有白发教授驻足花下，捧书细读，花瓣飘落书页间，竟不忍拂去。学子们最爱在此写生，一笔一画间，将春光定格。

夏日荷塘最是宜人。清晨时分，田田荷叶上滚动着晶莹的露珠，微风过处，便见露珠在叶心打着旋儿，忽而滑落水中，激起细微的涟漪。午后的荷塘最为热闹，总有学子三三两两坐在近春园的石凳上，或低声讨论课题，或静静捧读。待到日暮，蛙声渐起，晚自习归来的学子途经此处，总要放慢脚步，让荷香洗净一天的疲惫。

秋日的银杏大道是清华最耀眼的金毯。十月底，银杏叶开始泛黄，先是叶缘镶上一圈金边，继而整片叶子都变得通黄。秋风吹过，金黄叶片纷纷扬扬，在空中打着旋儿落下。摄影爱好者早早架起三脚架，想要捕捉这转瞬即逝的美。人文学院的学子爱在此漫步，踩着厚厚的落叶，在沙沙声里吟诵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诗意与秋色相融。

冬日的清华园别有一番肃穆之美。图书馆前的雪松披着皑皑白雪，依然挺直腰杆。晨读的学子呵着白气，在雪地上留下

一串串脚印。最动人的要数老馆窗内的景象——窗外寒风凛冽，窗内灯火通明，伏案苦读的身影映在玻璃上，与窗外积雪的松枝构成一幅沉静而有力的剪影。

二、建筑无言，自有风骨

清华园的建筑，从来不是冰冷的砖石，而是有温度、有记忆、有风骨的生命。它们静立百年，把历史写进檐角，把文脉藏入砖墙，把精神刻进每一个走过的人心间。

若说清华有一眼便能认作故乡的建筑，那必是二校门。这座以白石为骨、青砖为衣的三拱“牌坊”式建筑静静伫立在时光深处。门楣上“清华园”三字笔力沉雄，历经百年风霜，依旧清朗有神。清晨薄雾里，新生驻足门下，少年志向悄然生根；黄昏晚霞中，学子步履匆匆，身影与百年前的身影重叠。它曾是建校之初的正门，后虽退为园内地标，却始终守着文脉之始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从少年走向栋梁。

穿过二校门，大草坪旁的清华学堂静立如诗。这是清华最早的学术殿堂，青砖红瓦、坡顶陡起，德式古典气韵里藏着最初的理想与书香。1911年，清华的故事从这里开篇，四大导师的声音仿佛仍在长廊回响。楼内木地板被岁月踏得温润，窗棂间光影流转，深夜常有灯光透出，今时学子接续百年灯火，让文脉从未中断。



清华学堂

大礼堂是清华的精神象征。四根爱奥尼石柱巍然矗立，穹顶上的星形天窗将阳光过滤成柔和的光束。毕业典礼时，管风琴奏响校歌，整个空间回荡着庄严的旋律。新生在此仰望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校训，把信念刻进心底，把誓言融入青春。

墨菲设计的图书馆老馆，红砖墙上长满爬山虎，四季流转着不同的色彩。铜门开合声沉厚如时光低语，馆内木地板被无数脚步磨得发亮。阳光透过玻璃，在阅览室投下斑斓光影。珍藏室里，线装古籍纸页泛黄，前辈批注墨迹宛然，一页页都是文脉相传。推门而入，百年书香扑面而来，让人不自觉放轻脚步，沉下心来读书问道。

科学馆的拱形门窗古朴厚重，爬山虎在秋日里如火如荼。曾经的物理实验室窗台上，摆放着一代代学子制作的仪器模型。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实验记录本上投下整齐光栅。深夜常有灯火不熄，那是为真理坚守、为突破熬夜的身影，默默书写着清华人的严谨与执着。

新清华学堂的玻璃幕墙映着流云，现代简洁的线条里，时常飘出交响乐与歌声。演出前，观众在夕阳下静静等候；林荫道上，学子捧着乐谱匆匆走过；琴房里琴声断续，满是热爱。理性严谨的园子里，因它多了一份艺术的温柔与诗意。

三、师友如灯，照我前行

清华园的温暖，从来都藏在师友的陪伴里。那些亦师亦友的指引，那些同窗相

伴的温情，像一盏盏明灯，照亮青春的路，温暖前行的心。

记得大一时的微积分课，陈教授总爱提前半小时到教室。白发苍苍的他站在讲台上，用粉笔写下工整的公式。有次我鼓起勇气提问，他竟放下讲义，耐心细致地一步步推导，末了笑着说：“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当年华罗庚先生也这样教过我。”一句话，让我放下胆怯，懂得学问要敢问、敢思、敢疑。

实验室里的张导师总穿格子衬衫，说起最新科研进展时眼睛发亮。一次实验连续失败，大家满心挫败，他陪我们熬到凌晨三点，突然拍案叫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”随即在白板上画满密密麻麻的思路与公式。那一刻，我真正读懂了什么是永不言弃，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。

同寝室的王同学是出了名的“夜猫子”，台灯常常亮到东方既白，书桌上堆满演算纸。可就是这个沉默木讷的男生，连续三年每周都去民工子弟学校支教。我偶然翻看他的教案，上面用彩笔画满可爱图示，角落写着：“要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。”沉默外表下，藏着最柔软的善意。

文学院的李学姐总爱在紫荆操场弹吉他，一曲《荷塘月色》弹得清亮动人。毕业后她远赴西北支教，寄来明信片说：“这里的孩子也爱唱歌，只是少了把好吉他。”我们凑钱寄去十把吉他，学姐回信说，孩子们抱着吉他笑的样子，像极了当年的我们。

四、先贤流韵，名人趣事

一座百年学府的灵魂，不只在楼宇草木，更在那些照亮时代的名字。他们曾在园子里读书、治学、争论、漫步，留下一串串鲜活有趣、至今仍被口口相传的故事。

朱自清先生与荷塘的故事，早已是清华最温柔的传奇。当年他任教清华，心境苦闷时常漫步近春园荷塘。月色如水、荷叶田田，先生触景生情，一挥而就写下《荷塘月色》，让一方荷塘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风景。

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如海，讲课从不看稿，却能贯通中西、引经据典，连教授们都赶来旁听。他一生推崇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成为后世学人的精神坐标。

华罗庚先生从杂货铺店员成长为数学大师，在清华留下励志佳话。他白天打杂，夜晚挑灯苦读，图书馆与长廊里总有他的身影 。他常说：“聪明在于勤奋，天才在于积累。”这句话激励无数普通学子勇敢追梦。

“大师之师”叶企孙，他不仅亲手创办了清华物理系，还一手提携了华罗庚。包括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邓稼先、钱三强在内的9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和79位院士，都曾受教于他。叶企孙一生情系清华园，他的“伟大”不独在于个人科研成果，更在于作为教育家的巨大成就！



荷塘月色

闻一多先生治学忘我，常常闭门不出，被称为“何妨一下楼主人”。讲课时激情澎湃、声情并茂；家国危难时拍案而起，尽显文人风骨与气节。

梅贻琦校长一生低调谦和，他那句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”流传百年。他治校宽厚、行胜于言，撑起清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，成为学府风骨的最好写照。

这些名字与故事，化作养分融入草木砖石，让后来者仰望、追随、接续传承。

五、百年风雨，园载史章

清华园不只是读书治学之地，更是承载国家命运、见证时代变迁的历史现场。一砖一瓦，都曾亲历波澜壮阔；一径一亭，都曾留下改变中国的关键足迹。

1911年，清华学堂正式开学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此迈出重要一步，“教育救国、科学救国”的种子悄然种下。

1925年，国学研究院创立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大导师齐聚，开创中西汇通的学术黄金时代。

1931年，梅贻琦就任校长，“大师论”奠定清华育人底色，学术自由、教授治校，让园子在动荡中守住风骨。

1937年，战火纷飞，清华与北大、南开南迁昆明，合组西南联大。茅草屋里弦歌不辍，艰苦之中英才辈出，写下“自强不息”最悲壮的光辉篇章。

1949年，清华园迎来新生，大批师生归国投身建设，成为新中国各领域的开拓者与奠基人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院系调整，清华转型为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”，工科强势崛起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。

20世纪60—70年代，一大批清华人投身“两弹一星”事业，隐姓埋名、扎根戈壁，用青春与生命撑起国家安全的脊梁。

改革开放后，高考恢复，清华再迎春天，无数青年带着时代渴望刻苦攻读，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。

新时代，清华全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，在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等领域不断突破，从跟跑到并跑，再到部分领跑，以行动践行校训。

百年风雨，园犹如此。这座园子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、共命运，把使命写在天空下，把担当刻进血脉里。

六、精神如炬，照亮心魂

清华的精神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融入日常的坚守、奉献与传承。

每天清晨六点，操场上就响起整齐的脚步声。长跑队的训练风雨无阻，身影在晨曦中格外挺拔。大雪天里，跑道上仍有脚印深深，教练说：“清华体育精神，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，不放弃、不退缩。”

图书馆的灯火总是很晚熄灭。期末考前，阅览室座无虚席，却安静得能听见翻书声。曾有学长深夜在走廊来回踱步、默背辩论稿，最终为清华捧回国际冠军奖杯。那盏灯，照亮的不只是书本，更是追求卓越的心。

志愿者的身影遍布校园。开学时帮新生扛运行李，热情如家人；每周准时奔赴偏远小学支教，风雪不误。有年冬天格外寒冷，他们归来时眉毛结霜，却笑着说：“孩子们等着呢。”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默默担当。

115周年校庆那天，白发苍苍的老校

友相携而行，指着当年的宿舍楼追忆青春；中年校友带着孩子重游故地，讲述求学往事；在校生静静聆听，在他们身上看见精神的传承。当校歌响起，几代人的声音汇成一片，久久回荡在清华园上空。

七、尾声

如今我虽已离校多年，但每当夜深人静，清华园的景象总会清晰浮现在眼前：春日紫荆下的琅琅书声，夏日荷塘边的悠然漫步，秋日银杏道上的轻声私语，冬日图书馆里的温暖灯火；二校门的庄严，清华学堂的温雅，大礼堂的神圣，先贤的风流，还有百年历史的厚重与荣光。

这些记忆如同陈年老酒，历久弥香。清华园教会我的，不仅是知识，更是一种立身行事的态度：草木教我欣赏美好，建筑教我坚守风骨，师友教我温暖向善，历史教我担当使命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想起清华园，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——那是最纯粹的热爱，最深厚的眷恋，最永恒的精神家园。

承百年薪火 忆卅载芳华

○赵锦铎（1996级硕，人文社科）

本文是建校115周年之际，赵锦铎校友在人文学院“百载千回”校友大会校友论坛环节的发言。赵锦铎，1996年考入人文社科学院历史系，1999年毕业，获史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特招入伍，在军队院校（训练机构）从事政治理论、政治工作教学训练，原济南军区综合训练基地专业技术大校军衔高级讲师，2021年退出现役。2024年根据“银龄教师”计划，应聘齐鲁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。

人间四月，春风拂面。在这明媚动人的时节，我们满怀热切的思念，重返熟悉的校园。窗外绿树摇曳、春花烂漫，眼前师长同窗、老友新朋久别重逢，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慨。对我而言，今天有着双重珍贵的意义：我们共同庆贺三系百年华诞，也迎来了自己入学三十周年的难忘时刻。三十年光阴弹指而过，校园里的一草一木



2024年11月，赵锦铎在齐鲁理工学院组织课堂教学

依旧镌刻着青春印记，回望来路，心中百感交集，唯有感恩与动容。下面，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。

一、校训如灯，照亮我军旅道路

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是箴言，更是指引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，它需要涵